吳　岸詩選（1957-1959）

【導 讀】

吳岸（1937-），本名丘立基，出生於砂拉越州首府古晉。吳岸自一九五三年開始詩歌創作，迄今仍耕耘不輟，為馬華作家堅持寫作最久的作家之一。一九六〇年代曾任《新聞報．拉讓文藝副刊》編輯。處女詩集《盾上的詩篇》於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出版，被譽為「拉讓江畔詩人」。一九六六年因參加「砂勝越獨立運動」，被監禁十年之久，出獄後繼續文學創作。一九八二年出版詩集《達邦樹禮贊》，深獲好評。其後之著作包括詩集《我何曾睡著》（1985）、《旅者》（1987）、《榴連賦》（1991）、《吳岸詩選》（1996）、《生命存檔》（1998）、《破曉時分》（2004）、《美哉古晉》（2008）；論文集《到生活中尋找繆斯》（1987）、《馬華文學的再出發》（1991）、《九十年代馬華文學展望》（1995）；歷史著作《砂勞越史話》（2002），以及多種文集。

吳岸的文學成就廣受國內外學術界的肯定，一九九五年獲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頒「崢嶸歲月」文學成就獎；二〇〇〇年獲第六屆馬華文學獎。同年，獲砂勞越州政府頒發砂拉越民族文學獎；二〇〇九年獲國際華文詩人筆會頒中國當代詩魂金獎。

吳岸認為：詩是一種非常自我的個人體驗，但它又同時能傳達給別人，能感動別人。有自我才有個人獨特的性格和風格。真摯是感人的唯一因素，虛假只能製造嘩眾取寵的效果。但詩也是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詩人忘我的一種投入。它是屬於社會的、人群的、歷史的、世界的和宇宙的。它只是一介塵埃。它是受了時空的約制的。沒有這點自覺，詩人便會陷入自大。自大必然表現虛假。他不斷地在生活的真實感受與藝術表達形式的矛盾困惑中，在傳統與現代意識的衝突中，尋找詩人的方位。他更指出：自我、謙卑、真摯、善良與美，是詩的生命，其真摯性與獨特性，則是詩藝術永恆性的主要構成因素。

陳鵬翔在〈論吳岸的詩歌理論〉中對吳岸的核心創作理念，提出了精闢的分析，其中有三項觀點可作為本輯詩作的參考：首先，他認為吳岸是一位極有才情的詩人，他一出手就不凡，處女詩集《盾上的詩篇》（1962）一出版就受到當時的著名編輯杏影的讚譽，推薦《盾上的詩篇》為當時「南洋詩壇上的一個收穫」，詩人為「拉讓江畔的詩人」——這種推崇就像說惠特曼是浪吟於美國原野的詩人的意義一樣。雖然吳岸在理論和詩歌創作實踐上，一再強調他是站穩在現實主義這一邊，其實他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兩派的缺失都有指陳和批評，也有所期待；在實踐上，他不但汲取了現代主義的許多技巧（隱喻、象徵、超現實、意識流等等不一而足），他也從中國古典詩歌與繪畫吸取精髓，譬如意象並置演出的蒙太奇和類似潑墨的空靈手法。總之，他是一位不斷強調南洋地方特色同時不忘與時俱進不斷吸取新觀念新技巧的折衷派。一言以蔽之，吳岸是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當作「基礎」，現實主義就像一個容器，「兼容並蓄」，他並不想抱殘守闕，停滯不進。其次，高倡現實主義的吳岸，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開始寫詩時，根本不需要考慮「詩應反映社會」或「詩人應參與社會生活」這一類問題，因為在未提筆寫詩之前的學生時代，他「就已經參與帶有反殖民主義的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他的詩就是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生活的表達，生活就是他的詩歌的源泉。所以他一再強調投入生活與參與社會活動對一個詩人在擴展其經驗、深化其感受是多麼重要。

在陳鵬翔看來，吳岸本來就是非常堅持砂華、馬華文學得繼續發揚其現實主義的傳統，由於這種堅持和主張，他相信馬華文學所包孕的民族性、地方性與時代性才能受到維持和發揚光大。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由於受到台灣提倡鄉土文學的鼓舞，他更有理由相信，砂華文學的地方性特徵，「是由砂勝越特殊的地理環境、社會與歷史背景、民族組成及風土風情所決定的」，任何吸收外來的異質性的養分和技巧都得以自己的鄉土為立足點來進行的，這麼樣才不會使一個較為弱小的文化特徵喪失掉。跟地方性、獨特性相關的就是他在〈我的詩觀〉裡所堅持的「真摯性」；真摯與美密切相關，用他的話說，「真摯是感人的唯一因素」，而真摯是詩人在感性體驗生活中得來的。而最後一個堅持似乎跟上述這些堅持並沒有太大的關聯，但卻是大馬這個多元種族社會裡特有的，那就是得堅持愛國主義。吳岸認為愛國主義並不是一個純政治化的口號，「而是一種基於熱愛這個國家、土地和各民族人民的鄉土觀念和國家意識、思想和感情。」更有甚者：「愛國主義應成現階段馬華文學的思想基礎，成為具有六十年傳統的馬華現實主義文學在當前這個新的歷史時期內之時代性與地方性，民族性與人民性的根據和出發點。」

鍾怡雯在〈遮蔽的抒情——馬華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中指出：吳岸《盾上的詩篇》是一個適於論證「現實主義遮蔽下的浪漫主義」的案例。自從吳岸把砂拉越喻為海上的盾之後，〈盾上的詩篇〉跟砂拉越便產生不可分割的關係，這個意象不只具有現實感，同時也是國家認同的投射。尤其是詩的結尾：「寫吧，詩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人，在祖國的土地上／以生命寫下最壯麗的詩篇」，乃是對砂拉越的土地認同和禮讚，跟〈祖國〉宣誓效忠的民族主義情感，可謂一體之兩面。〈祖國〉表達為祖國獻身，並埋在鄉土的期望。語言直接，淺顯，試圖為自己和新一代的馬來西亞華人找到自身的位置，重新詮釋建國之後，「祖國」的內涵如何產生變化。此外，吳岸編輯的刊物亦命名為《拉讓文藝》（1957 年創刊），以砂拉越境內最長的河流拉讓江為命，為的是實現文藝反映現實的信仰。這個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以他的詩集說明了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從來沒有離開過浪漫主義。無論西馬或東馬，浪漫主義總是被現實主義的巨大身影遮蔽，或誤認，成為歷史的一抹暗影。

換言之，不管我們討論馬華的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傳統，吳岸《盾上的詩篇》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焦點。因此，本輯所選的六首詩——〈祖國〉（1957.08.12）、〈在巴勒裡〉（1957.12）、〈山中行〉（1958.01）、〈盾上的詩篇〉（1958）、〈南中國海〉（1958.12.29）、〈夜探〉（1959.09）——皆選自其處女詩集《盾上的詩篇》。這六首詩背後的創作意念，可以透過以上陳鵬翔和鍾怡雯對吳岸的論述，讀出糅合了浪漫主義的現實主義精神、愛國的情操，以及地方文化的書寫，十分豐富。

本輯特別標示出最精細的創作日期，並以時間排序，主要是為了清楚的勾勒出年輕詩人吳岸，如何面對複雜的國家變故，如何看待這張盾上的家園。

要讀懂「盾上的詩篇」，首先得了解這面巨大的盾。

婆羅洲地圖就像一面盾牌，沙拉越（Sarawak，舊譯作沙羅越、沙勞越、沙勝越）位於西北面，此地原是汶萊王朝的屬地，後來由英國人詹姆士．布魯克取得統治權，建立了布魯克王朝（1841-1946），爾後不斷擴張版圖，至今日之規模。二戰期間曾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被日軍佔領三年零八個月，戰後在英國脅迫下，布魯克王朝將主權交給英國，成為英殖民地。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馬來亞（半島）擺脫英殖民政權獨立建國。沙拉越和與北婆羅洲（沙巴）、新加坡，和馬來亞組成聯邦，正式宣布成立「馬來西亞」，已經是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的事了。如今，馬來西亞政府認定的建國日期，依舊是以一九五七年為起點。

若要討論吳岸在一九五七～五九年間創作的詩，就得辨別上述的歷史和地理因素，才能準確判讀出馬來亞（半島）獨立建國之際，年輕的現實主義詩人吳岸在英屬沙羅越時期的家國意識，進而精確定位出他心中的祖國。從這個論述基礎，再延伸到他對華裔祖先的移民史、殖民地的舊事、婆羅洲土族文化的書寫，可以獲得更多元的詮釋成果。

吳岸以「盾上的詩篇」記述了那個波瀾壯闊、政治情勢變幻莫測的年代。在馬華新詩史近五十年的發展歷程中，這些「盾上的詩篇」已然成為第一座詩史地景，故本書以此為開卷之作。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祖 國（1957.08.12）

輪船的汽笛刺破了靜空，
五月的黎明在頭上顫動，
人心抖了，當快樂和悲哀，
熾熱地在人們的胸膛裡沸騰。

一個白髮的老婦在船舷上哭泣，
一個青年在她的身邊向她低語，
是母親在送別自己的骨肉？
還是兒子在送著母親遠去？

再次的笛聲宣佈了時刻已來臨，
送行者依依地擠下船梯，
輪船和碼頭，兒子和母親，
在飛動的手巾裡逐漸遠離。

遠了，然而老婦人的哭泣聲，
清晰地在隆隆聲裡低迴；
看不清那青年是否也流淚，
只見河水在碼頭下激蕩。

祝你一路上平安，母親，
不要為你的兒子憂傷；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當你在懷念著你的祖國，
當你的祖國在對你呼喚。

那裡正是溫暖的春天，
你的一別多年的祖國呵，
枝頭上纍纍微笑的枇杷，
將迎接你的歸來。

你的祖國曾是我夢裡的天堂，
你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記住，
那裡的泥土埋著祖宗的枯骨，
我永遠記得——可是母親，再見了！

我的祖國也在向我呼喚，
她在我腳下，不在彼岸，
這椰風蕉雨的炎熱的土地呵！
這狂濤衝擊著的陰暗的海島呵！

我是個身心強健的青年，
準備為我的祖國獻身；
祖宗的骨埋在他們的鄉土裡，
我的骨要埋在我的鄉土裡！

再見了，我的親愛的母親。
輪船消失在河流的遠方，
擁擠的碼頭只剩下一個青年，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只有河水依然在激蕩！

從此他告別了自己的歡笑，
從此他告別了自己的悲哀，
當他疾步走在赤道的街上，
他就想著祖國偏僻的村莊！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在巴勒裡[1] (1957.12)

眩惑的火焰不停地跳躍，
陣陣馨香的濃煙在火上飄；
陸達雅漢子把手伸入火中，
取出了一個個紅黑的茄公（玉米）。

一個漢子把茄公遞給老者，
一個漢子把茄公遞給旅客；
燙手啊，茄公在客人手上滾轉，
當所有達雅老少在快樂地咀嚼。

火，照亮了四周的善良的真面貌，
老人的短鬚，像是燃燒著的枯草。
最亮的也許是異鄉人的好奇的眼睛：
懸掛在巴勒壁角處的人頭忽顯忽隱。

老者繼續對客人述說未完的故事，
四下的笑語也消失。
咀嚼新擷的玉米有美味，
聽古老的英勇人事最有趣。

……年代嗎，已經很久遠，很久遠，
也許在一百年前，也許在五百年前，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但是那時誰也不懂得怎樣計算年代，
所以一切只有死了的祖先才明白。

這些懸掛在這裡的骷髏本，[2]
是帶自祖先的古老的干榜；
他們原先是什麼人，到如今傳說紛紜，
也許是色克朗伊班人，也許是支那人[3]

……破曉之前猝然起了騷擾，
銅鑼的喧聲震醒了全體山民，
長屋裡，人們發出一片張惶的呼吼，
長屋底下的豬群開始了恐悸的嗥叫。

進襲者的竭力的吶喊逼到屋下，
屋裡的人吹起噴筒，投出長矛，
一面掩護著婦女和兒童衝出焚燒的家，
剩下的一切便被敵人搶劫，遭火燒滅。

女人和孩子逃進森林隱匿，
戰鬥在曙光與火光交融裡，
巴冷刀閃著血光，材民奮勇抵抗，
直到敵人竄入遙遠的深山。

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戰爭已停息，
遍地是血呀，到處是無頭的屍體。
我們祖先的頭顱落在敵人的手上，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敵人的腦袋，現在也懸掛在這裡……

再添上一些枯枝，火舌重又活躍，
有人又提來了一束生茄公，香氣
於是又在眩惑的火焰上飄。
這勞動的收穫的十二月多麼奇妙。

……這一個故事自然也是非常古舊：
那時，在峇勿地方住著許多支那人，
他們都是採金的礦工；
因為他們不接受新來的白人的統治，
所以便開始了一場戰爭。

他們在半夜間偷襲古晉，
意外的襲擊把夢中的白人驚醒；
拉惹泅過河，在小河灣裡逃生。[4]
支那人便佔據了那地方。

後來，支那人轉頭朝舊地回歸，
刀槍和長矛在他們的背後追隨；
白人雖少，但他們有各種武器，
他們有來自遠地的槍炮輪船。

伊班人和馬來由人也加入了戰爭，
他們很容易便和白人奔走在一起，
色克朗的端慕達帶領了大隊勇士，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會同了馬來由人齊向支那人追擊。

海達雅人每三十人駕著一條戰舟，
以最快速度在支那人背後尋獵人頭；
馬來由人也合夥趕到河流上游，
殺盡了所有途遭阻截的支那人。

傳說砂勝越河成了紅色的河，
河裡流的不是水，而是污血。
敗者最終退入洞穴，在裡面被火薰死，
這樣，那腐臭的名字，便從那時開始。[5]

戰役之後沿岸遍野都是屍體，
可以被帶走的人頭早被帶去，
餘下的便由父先們拾了回來，
所以如今他們也懸掛在這裡。

……這一切已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藏匿、探索和搏鬥的事已成了過去，
今天的達雅和馬來由和支那人都是友人，
而我們只祈求著穀子和茄公年年好收成。

長者結束了那離奇的傳說，
人們已吃完了所有的食物；
打從窗外和疏疏的竹樓板下吹來了山風，
旅行看望窗外，只聽得聲聲干——干——谷。[6]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1] 砂勝越陸達雅干榜中，常有一間獨立的高腳屋，供未婚男子和訪問者住宿，鄉民也常在此休息。屋內藏有古時獲取得的人頭。

[2] 譯音。即人頭骨。

[3] 居於克朗河（Batang Skrang）流域的海達雅人（伊班），百年前傳為海盜。

[4] 砂勝越王一世詹姆士·布魯克。

[5] 巴勿（Bau）即石隆門鎮，馬來語「臭」的意思。

[6] 「干——干——谷」為鳥叫聲。

編按：「干榜」，即鄉村，為馬來語「kampong」的音譯，今譯作「甘榜」。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山中行（1958.01）

一個旅人在山中行走，
他的頭上，高掛著日頭，
他的口渴極，他的步伐艱難，
他殷切地想飛到遠方。

迎面來了個陸達雅老人，
額頭背著一籃若玉米；[1]
他信步走在石級上，
口裡嚼著鮮紅的檳榔。

「好老人，請問干榜朗岡有多遠。
再走一個鐘頭能不能達到？」
「不遠不遠，只要越過這座山，
一個鐘頭準可以見到朗岡。」

一座青山矗立在眼前，
山峰上披著悠悠的白雲；
山道下，水聲潺潺，
上山雙腳痠。

他索性脫下襯衫，歇下行李，
讓山風吹去身上的熱汗，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站在峻峭的稻田上，
遠眺山外南中國海渺茫的雲氣。

太陽已偏西，朗岡不在眼底。
田裡有個襤褸的陸達雅婦女，
她背著野瓜，帶著巴冷，
向這陌生的旅者點首示意。

「好婦人，請問朗岡有多遠，
到那裡是否要多半個鐘點？」
「不遠不遠，過了山，有道小溪水，
從那裡能立刻到達那個干榜。」

疲乏地拖過山頂，
找到了溪流，如走進仙境；
他俯身儘量把溪水飲，
忽然舉頭一望，天色已不明。

山徑湮沒在深不可測的谷底，
夜霧從谷底逐漸升起，
崎嶇的路，滿佈著絆腳的石蛋，
下山兩腿軟。

西天餘暉紅通通，
四處蟲聲斷續中，
蟲聲催緊了旅人的腳步，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只恐紅霞一去見不得路。

叢林裡走出個陸達雅青年，
一手提著山鷹，一手握著獵槍，
口裡銜著洛各草
疲倦的旅人忙向他問好。

「好朋友，請問朗岡有多遠？」
「不遠不遠，朗岡就在林後面，
走過幾條竹橋，吸完一根洛各草煙
咱們的魯麻便可達到……」[2]

[1] 藍若，譯音，為一種竹制盛器。
[2] 魯麻，譯音，即屋。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盾上的詩篇（1958）

砂勝越是個美麗的盾，
斜斜掛在赤道上，
年青的詩人，請問
你要在盾上寫下什麼詩篇？

讓人們在你的詩句中
聽見拉讓江的激流聲，
聽見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
所發出的各種美妙的語言。

一支筆，一個偉大的理想，
太陽和星星照在你的頭上，
在生活、書本和偉大的先師
的光輝中尋求你的思想和力量。

寫吧，詩人，在這原始的盾上，
添上新時代戰鬥的圖案。
寫吧，詩人，在祖國的土地上
以生命寫下最壯麗的詩篇。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南中國海（1958.12.29）

雄渾的海洋呵，南中國海
你以你的滔滔滾滾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陸和南方的島嶼衝開
你以你的滔滔滾滾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陸和南方的島嶼連接起來

一張破蓆，兩個枕頭，一個求生的熱望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裡
五十年前，一個世紀前，幾個世紀前
張著帆，任貿易風吹颳，烈日煎熬
遠離故國來到這蒼莽的異鄉

人們得以最精巧和豐富的想像
才能明白他們曾如何流盡血和汗
以赤手空拳和性命去換取生活
在半黑暗的荒蠻的處女林裡呼吸
海洋，這一切都藏在你的記憶裡

如今，果樹正在開花，到處傳送芬芳
飽孕著白乳的是粉紅色的膠樹的巨幹
椒園裡，綠叢中滿掛著穗穗的珍珠
而田裡的稻已抽出了青蔥的秧苗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裡

方醒的城市在朝陽下閃閃發亮
汽車和人群的喧聲在眩目的光輝中交響
學校裡不時傳來朗朗的讀書聲
古色古香的廟宇裡飄浮著晨禱的香火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裡

感想尤其變得繁複，心緒尤其變得深沉
在清明的烈日下虔誠地把香燭
燃在先人的墓前，沒有了碑的古墓前
燃在千百個祖先的墓前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裡

像海濱的椰林把果實拋落在沙灘上
讓潮汐將它們沖載到另一個島上
在那裡，種子向藍天射出孔雀似的綠扇
種子又結出了千萬顆香甜的果實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裡

但祖母白髮蒼蒼，面容皺似苦瓜
她的手中抱著小豬般可愛的孫兒
用老花眼凝望著壁上祖父的遺像
為什麼，嘗盡辛酸的心又在低低地歎息？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裡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我們在這裡落土，又在這裡生根
我們餐的是椰風，宿的是蕉雨
炎陽天下烤黑了皮膚，但血仍然是血
說：我們是兒女，土地是母親
　　你的北方的大陸是我門的父親

當雨季來到之前，徘徊於黃昏的街道
紫紅的雲浪是你的永生的面貌的倒影
燕子呵，帶來了欣慰的訊息，是音符
飛躍著，在電線上創造了奇妙的樂譜
　　這比明月更能使人低頭

五十年，一個世紀，十個世紀，過了……
當候鳥又抖擻起翅羽飛向春天
一群孩子背著失學、失戀、失業和
「不需要人士」的行李，唱著低沉的歌
穿過你的胸膛去追尋那命中第一個春天
　　海洋，你對他們又有何感想？

而我們，背負著歷史的重擔
試圖攀登赤道上白雲繚繞的高山
直到望見你浩瀚的面影，高歌一曲吧
我們想起了漂流在你洪濤裡的祖先
　　還有我們未來的子孫

你對我們這一代有何感想，哦大海？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你把北方的大陸和南方的島嶼分開！
你又把北方的大陸和南方的島嶼連接起來！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夜 探（1959.09）

我們在黑暗的森林裡探索，
過了山，到了泥濘的沼澤。
兩膝在黑泥裡掙扎，
在滾動的腐朽的巨幹上跋涉。

呵，婆羅洲的深邃的森林，
已在神秘的夜的翅翎下睡眠；
樹梢間有星星眨著原始的眼，
一點星光便給我們一點光明。

把步伐放輕一點吧，朋友們，
別驚動那莽林的睡眠的女神，
噓，你聽她在酣夢裡自言自語，
如似有不安的事纏了她的心魂。

哦哦，她一會兒又低低太息，
準是夢見了什麼不祥的兆跡；
你聽她這會兒不是在翻身嗎？
翻身後又在微動的夜翎下沉寂。

不，不，她卻只有半刻的平安，
是什麼又在把她擾亂；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你聽她又在把身腰翻覆，
哦哦，她把溫氣吹在我們身上。

每當她叫惡夢纏得輾轉翻身，
整個森林便為她而驚恐，
那深淵裡閃的是蛇的鱗光，
還是她的長髮在不安地閃動？

一群群的螢火蟲四處亂飄，
夜鷹也呼應著，不停呼嘯，
蟬兒拉起了冗長的尖嗓，
領著百蟲齊聲呼號。

在巢裡護著嬰兒的小鳥，
駭然朝黑暗裡飛躍，
留下了可憐的嬰孩，
哭哭啼啼在把母親要。

山豬在亂叢裡衝撞，
野鹿在慌恐裡逃亡，
松鼠和蜥蜴，
從這樹幹飛過那樹幹。

在池沼裡安息的魚，
也躲在水草下警惕，
一群群青蛙在跳躍，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

山蚊和水蛭在尋著把血吸。

哦哦，那饕餮的蝙蝠
趁著這騷亂的時刻
拍著比黑暗更黑的翅膀，
低迴著在尋覓食物。

猴子也從老巢裡醒來，
咔咔叫著，把驚恐傳開，
彷彿要把深山裡的人猿叫醒，
讓它們來奪去這最後一絲安寧。

哦哦，那是巨蟒從黑葉床裡，
高高地把猙獰的頭舉起；
噗噗，驟然傳來兩三巨響，
是榴槤拋落在咫尺之地？

去，去，你這擾亂睡神的夢魔，
漸漸，漸漸，森林又沉默；
我們聽見女神在輕輕呼吸，
樹葉在她的暖氣裡吟歌。

我們仍舊摸索著向前，
輕輕地，不願驚動安眠的睡神；
那深淵裡閃著的不是蛇的鱗光，
是她的長髮在星光下閃動。

馬華文學數位典藏中心